



混在长沙之室友梁立珊

文 / 江 单

准确的说，立珊算得上一个小富二代。

立珊的父亲是县城的名医，而且自己开了家医院。富二代的生活对立珊没有任何影响，他从不以此为豪，和我们这些赤贫的同学照样打得火热。

在大学宿舍同学中，立珊是最能折腾的。从倒卖脸盆水壶给新生，到收购鱼腥草试图挖取第一桶金，大学期间，立珊总是在不亦乐乎地做着亏本买卖。然而，立珊不在乎买卖的亏赚，他乐在其中，似乎很享受这个创业的过程。

不过立珊的心态倒是值得我们学习，小赚一笔了，他就会吆喝着兄弟们大块喝酒大口吃肉，亏本之后，也能每餐去食堂吃几个包子祭奠五脏庙。

我和立珊，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蜗居经历。

我入坑摄影，就是立珊带的。大学二年级，我和立珊迷上了摄影。经过立珊的劝说，我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而立珊却在爱好摄影的同时，还

有着一个伟大的梦想，他认为摄影钱途远大。

于是，我们从微薄的生活费中节约资金。从每天只吃两餐，到每天只吃一餐，我们每天计算着节省下来的钱数，计算着和目标金额的差距。

实在饿极了，就跟着宿舍其他同学混吃混喝。半年之后，我们终于买上了自己喜欢的单反相机。

不过立珊说得倒没错，自从买了相机后，学院大小活动喊我们担任专职摄影的机会就多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节衣缩食的壮举已经传遍全学院，活动摄影都是老师特意照顾的。

经常参与各种活动摄影，让我和立珊莫名膨胀起来。新学期开学，我俩觉得赚钱的大好机会来了，两人楼上楼下跑遍各个男女宿舍，打着学校的招牌，为新生拍摄证件照。

本以为能小赚一笔的我们，却因为无意中胶卷曝光，不仅赚钱大计成为泡影，还倒贴了不少。

大学刚毕业，我和立

珊留在长沙寻找机会。我们在一个朋友学校旁边的郊区租了间民房。两人每天和房东、房东的儿子聊东聊西，然后不停地和无处不在的蚊子作对。

当时恰逢非典，立珊的脑瓜子又开始折腾了。

某天深夜，立珊突然把旁边的我从床上拉起，兴致勃勃地说服我加入他的人生第一桶金计划。

立珊认为，因为非典的原因，鱼腥草会严重缺货，而鱼腥草的药性决定着这个中药必将成为预防非典的畅销药。

在我拒绝加盟后，立珊卯足了劲，去四邻八乡收购，还冒着大雨帮农民抢收。

于是，鱼腥草堆满了我和立珊租房的走廊，立珊不辞劳苦兴致勃勃地一根根清洗干净，直到手指都失去知觉。

最终的结局，鱼腥草并没有预料中的被抢购，好不容易在药材市场脱手后，一盘算，立珊又做了一单亏本买卖。

立珊就是如此不断

的折腾，直到他去医院上班后，依然如此。

立珊回老家医院上班后，我曾因送表妹上班去找过他。极好面子的立珊异常热情，不仅把我带到家中，还跑到我下榻的宾馆陪我聊天至深夜，并宣称要和我抵足而眠。

在接了妻子无数个催促电话后，深夜两点多，立珊只得乖乖回家，他此前炫耀的妻子绝对通情达理就此成为一张不能点破的白纸。

我一直认为，立珊的人生就是折腾的人生，不在折腾中成功，就在折腾中灭亡。

果不其然，在医院呆腻了的立珊后来办了停薪留职，开始创办医院。

这次折腾，倒是让他就此成功。

现在，已经成为医院董事长的立珊，还如以前一样，对新鲜事物抱着异常的兴趣，还是愿意不断尝试和挑战新的领域。

这，已经成为立珊人生中的一种习惯和精神，不自由，毋宁死的精神。

廖城

文 / 蒋献辉

一
多年前，走水路，乘船从江垓大坝前动身看廖城。历长潭二十里，看罢阴门山和屏儿岩，穿越横跨湖面的人潮溪大桥，继续上行不远便至。三方皆为森森碧水环抱，给人感觉如同孤山围城一般。

“世之奇瑰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。”听有故事的人讲，要登临上顶去，方能体验廖城的最美。人在湖底游走，两岸便显得高大伟岸，偶尔看垂钓客安静地蹲在陡峭水岸边，一动不动形似一只鱼鹰。大约行至五里溪处，同行一后生中途要下船，背负着似为桑植本地所独有的喇叭口小背篓，背篓里有当下市场常见的饮料月饼等吃食物品，盒装精美。打听得他说要去拜丈门，看他弃船上岸，有人便大声祝福他。我心下倒吃了一惊，此段悬崖百丈绝壁，除非飞，岂能上得去？他先初在水痕线慢慢折上去，一晃便淹没在苍翠浓荫里。再仰头仔细寻觅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在座一中年男子，面生，一脸和气，忽然张口就上来一嗓子，中气足，迎合此情此景又恰如其分：

妹妹门前一个坡，别人去少我去多，铁打草鞋穿烂了，岩板磨出灯盏窝。

船抵廖城便告近头。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一个回转两三个钟头。在转身的一刹那，我看见水痕线下一条贴水的石级，直接上廖城的，像一架长梯俯身孤寂地立在水边。

二

夜宿白石，桑植最东北的乡村。经过一天的颠簸，从山顶草原下来，已是半夜。近千米的高山上，家庭旅馆还算整洁，房间里有一二秋蚊子。我有点认床，又有点莫名兴奋，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，于是披衣起身。

推门，见月色如银霜，星汉寥落。中秋临近，立在旅馆后面阳台，明月一轮形如洁净处子，一尘不染挂在廖城顶上。会当凌绝顶，虽萦绕着轻薄一层雾，尖尖的廖城山顶恍惚触手可及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远近菜地草丛里，虫声密如骤雨。可喜竟有久违的萤火闪烁明灭。

竟然也有不眠人。还真是巧，原来就是白天唱山歌的那位健谈男子，与同伴一起倚着阳台扶栏，

谈兴未了。

因为怕打搅了他们的雅兴，我忙不迭解释原因，“睡不着，有点认床……”

一天下来，我们已自然地成了点头之交的熟人。

他却开门见山打趣我，“你是有点‘旱地螺丝口难开’……”

“哪里……”我一时哑然无语，更找不到贴切的词语来回应。于是他们继续不是秘密的话题，我也就顺势融为一个忠实的听众。

三

眼前这个男人，人生阅历多彩丰富。

他唱过山歌，做过导游，做过安稳的企业职员，全民经商大潮一来，他打着哈哈，笑道：“我又自己打破了自己的铁饭碗！”

他好像蛮不在乎创业的曲折艰辛。

数年前廖城起新房子最困难。由于新起的地基背靠悬崖，雨天总有落石。有天轰隆隆滚下一块簸箕般大石头，地上砸开一个大坑，他全家人都吓坏了，整天提心吊胆。他手边不宽阔，亲身爬上离地几丈

高的悬崖去排险，发现松动的石头，就敲下来。有天下午一步爬上去，把自己困住了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。老婆孩子跟着担惊受怕，不时喊一声，“老贾，你莫打瞌睡啊！怕一不留神迷糊栽下来。”旁边聊天的那位忍不住：“悬崖上栖身一整夜，眼沉沉未眨，你毫发无损，命大必有后福！”

如他所说“好瞌睡只要一觉”，命运总垂青有准备的人，得交通便捷的便利，他新起的房子后来做客棧，没几年便功成业就。

他忽然另起一个令人惊讶的话题，“我有五个孩子！”

“开涮！怎么可能？”我有点吃惊地问道。

“千万别误会，绝不是小三的！我帮别个养了三个。”看到或者听说周边人家持家困难，他怜贫惜老，便看不下去，忍不住主动上前帮衬人家一把。

“也没做什么，每年不过送孩子几千块钱，交点学费什么的，人都有燃眉之急的时候……”

清茗入口怡心源

文 / 向敬之

我不懂茶，不管好茶差茶红茶绿茶黑茶白茶清茶禅茶之分，潜意识里，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名字都是讲究而已。

静心养性，清茶小煮情思远；低语谈生，淡水暗藏天地宽。我不相信茶能让人大觉、为人清心。慢慢的，我开始翻翻关于茶的书，买些不同地方的茶叶，还不时走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茶肆、茶楼。

某日，一个朋友约我去梅溪湖玩，他要去买茶送亲戚。在步步高，我们走进一家茶店。茶店名曰怡清源，是湖南的一家老字号，意求静心以善性，和气而悦情，外面的装修不张扬，有些特色。

能在此得一份怡然、获一些清心？我在疑虑中，推门而入。

茶店不大，确乎雅致。迎面不大的桌子上，摆着一些茶品，两边挂着一副艺语对茶缘的楹联。撰者与书者，名气不大，但写得很道劲素朴，颇合室内环境。轻盈的音乐，简净的装潢，古拙的摆设。室中有客，泡着茶的青春女子，没有夸张地玩弄茶具，却很专业，也很敬业。

一位女孩走近来，敬客彬彬，微笑盈盈，大方之外，有几许清纯，看来是个充满自信、办事干练、风格明快的女子。她轻轻地介绍，这是黑茶，那是普洱，这是朋友用正楷写的佛经，那是从西藏求得的瓷器……

我们慢慢地闲谈着。谈到她们每天除了招呼客人外，有一节与待客一样重要的必修课，定期会有乐师来教她们抚古琴、谈音乐，还临一段时间的字帖，空余读着室内不断添加的不同方面的文化书本。

我一时兴起，装模作样地和她们聊起音乐，怎样选材，如何调音，诸如古乐、佛乐、蓝调、夜曲。她们谈吐自如，有板有眼，映藏着前辈秀雅女子遗留的一种眉目神情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里不经营餐饮，也谢绝尊敬的客人玩纸牌、打麻将。此般经营，可能是一种现代的创意，但少了时下聒噪的影子、倚重的银子，却多了几分久别的清新与惬意，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金融危机、寒冬逼近的冲击，确是使人平静之余，得到了一分愉悦。

就在这不大不小的茶室，常会燃些朋友送的让人欢喜的藏香，也时有书家画者文人骚客来此写作聊天。或古朴，或雄强，或俊雅，或飘逸，或萧散，或简约……

在我驻足期间，陆续有人进来。看着他们与茶妹熟悉与不熟悉的问候，我明白了一些事情。他们和我一样多想停留、也不一样轻松自由的茶客心情。

茶店主要卖茶，但可以喝茶，虽然没有类似前皇家园林一般的名号和规模，只有自己的可爱之处。最起码，在卖茶营利来缴房租、工资及诸多税费的同时，选择的和坚持的不失特色，此间的茶主人或茶博士近似有些呆傻，虔诚之余，端起一杯临风清茶，和回头的客人朋友一同对饮，过多地是让人忘却了一心忧乐，珍惜起几许情缘。

君子相交，多以清如水相喻。情人之会，爱人之约，少不了两杯黑色的咖啡。而友朋间来来往往，谈情意，说忘年，酬故交，遇新知，自然离不开可以使百两黄金难买、一怀真诚易求的清茗。

也许，听着清乐，闻着藏香，近着佛像，喝着一杯价格不高的清茶香汤，勘度红尘，悟通喜怒，静远宁神，自会不忧容颜会老，亦能抛却琐务烦扰。

静轩品茶，清香且清幽，清醇又清新。在有着和气也有清气的茶轩怀静求悦，怡清心源，仅凭一杯或一泡可热可凉、可浓可淡、可口可人的茶，是否真能大觉清心，应同韵味漫饮一般，只是见仁见智而已。

此刻，我没有大觉，只是喝着阳光女孩倾情泡制的清茗，早已倾心。